

清惲南田書詩札真迹

啓功
批注題跋

堅淨居叢帖
■ 鑒賞輯

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

清懷南田書詩札真迹

清懷南田書詩札真迹

清懷南田書詩札真迹

清懷南田書詩札真迹

清懷南田書詩札真迹

啓功 批注題跋

清惲南田書詩札真迹

堅淨居叢帖 鑒賞輯之八

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



《坚净居丛帖》编辑组

顾 问：王靖宪

选题策划：章景怀

编辑委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连起 赵仁珪

张铁英 秦永龙

柴剑虹 侯 刚

李 强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坚净居丛帖·鉴赏辑：／启功编著．

—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

ISBN 7-303-08066-x

I. 坚… II. 启… III. 汉字—法帖—鉴赏—中国 IV. J292.2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6）第 063929 号

坚净居丛帖·鉴赏辑

清恽南田书诗札真迹

出版发行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
邮政编码：100875

出 版 人：赖德胜

印 刷：北京盛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：190 × 340 mm

印张：8

字数：188 千字

版次：2006 年 6 月第一版

印次：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～3000

定价：23.50 元（全辑十册 210.00 元）

堅淨居叢帖·鑒賞輯

(已出版部分)

唐柳公權書僧端甫塔銘

唐張旭肚痛帖釋彥脩草書詩

唐栖巖寺智通禪師塔銘

北魏張猛龍碑

隋龍藏寺碑

宋拓唐皇甫府君碑

唐集王書半截碑

清惲南田書詩札真迹

北魏崔敬邕墓志銘

唐摹萬歲通天帖

責任編輯／侯剛

／李強

／章正

裝幀設計／李強



啓功先生

《堅淨居叢帖》出版說明

堅淨居是啓功先生的齋名，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學者，也是名揚海內外的書法大師。他獨樹高標的書法成就，來自他的天分，更來自他的勤奮。先生對書法的勤奮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：一是廣泛的搜集歷代法書資料，二是對資料進行深入的研究，三是堅持不懈的臨習前賢法書。先生對法書資料的搜求可謂不遺餘力，在經濟極其困難的時期，或節衣縮食購置，或向友人求賜照片，或用書作交換。資料經手，研究隨之。從文字的訂正到詞語的注釋，從史實的考辨到典故的尋源，從書迹真偽的論證到書藝優劣的賞評，凡有疑難，無論大小，必竭力求正。其表述形式，有眉批、有旁注、有題跋、有文章。至于先生對前賢法書的臨習，自童蒙至垂暮，凡八十餘載從未間斷。有些碑帖先後通臨達數十遍。所臨品類之衆，數量之多，真可謂前無古人！我們這次編輯出版的《堅淨居叢帖》僅是先生收藏、研究或臨習過的古代碑帖的一小部分，但她却是一份非常寶貴的資料。通過她，我們可以從一個小小的側面，清楚地看到一代宗師，在成就其業績的漫長道路上所留下的艱辛與堅實的足跡，可以從中得到多方面的有益啓迪，可以從字裏行間領悟到爲學爲書的道理，學到在別處學不到的知識。對於從事書法學習和研究的朋友來說，或許更是一面可資對照的明鏡。

《堅淨居叢帖》分臨寫輯、鑒賞輯、珍藏輯三種。臨寫輯是啓功先生臨寫古碑帖的墨迹，存有原帖者，原帖則附在先生臨寫墨迹的後邊；鑒賞輯是將先生的眉批、旁注、題跋等墨迹，隨原帖影印；珍藏輯是選擇先生所藏重要碑帖影印。這部叢帖的出版，將爲讀者研究書法藝術和臨習碑帖，提供一套珍貴的資料和範本。

《堅淨居叢帖》編輯組

二零零五年九月

前言

前言

《堅淨居叢帖》編輯組精選啓功先生臨寫碑帖、古代墨迹的書法作品；批注、題跋古代碑刻法帖；以及所珍藏的善本碑帖等珍貴資料，編爲臨寫、鑒賞、珍藏三輯，以先生齋名，命名《堅淨居叢帖》。這部叢帖不僅是學習啓功書法藝術的好範本，也是賞析、研究先生書法和了解先生治學的重要資料，還能從中看到一位書法家，如何以畢生的精力和心血，造就了卓絕藝術的艱苦歷程。

記得上一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，每當我到小乘巷他寓所的時候，總能看到他伏案臨寫各種碑帖。除了經常臨寫的隋智永《千字文》和唐人寫經外，還從頭至尾臨寫過肅府本《淳化閣帖》。薄薄的皮紙，淡淡的墨色，字迹很有精神。臨寫閣帖，除字畫結構、用筆使轉外，特別注意草書的法則，遇到有疑惑處，必尋找原因，在臨本中批注，指出勾摹鐫刻的謬誤和正確的寫法。《淳化閣帖》是宋太宗收集的歷代各名家法帖，其中真贋雜糅，遇到問題，先生必取文獻資料研究考證，以明其真偽。近代書家對《閣帖》多不重視，其實歷代著名書家的作品，很多是依靠它流傳下來，今天研究古代書法，《閣帖》仍是一部重要的資料，學習書法也不例外，不能因重碑而廢此帖。清代包世臣是提倡學碑的書家和書法理論家，但對《閣帖》却下過很深的功夫，他撰寫過《十七帖疏證》，我曾在碑帖藏家何楚侯先生家見到爲數不少包世臣臨摹《閣帖》的日課，可見他提倡臨碑，但不以尊碑而廢帖。

啓功先生臨摹碑帖，有很明確的目的，先生八十餘歲時，爲了增強書法的骨力，仍不斷臨寫唐柳公權《玄秘塔碑》和宋黃庭堅草書《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，廣泛吸取營養，充實自己。八大山人的書法與董其昌有淵源關係，先生臨八大《荷上花歌帖》，就是爲了探求其中的奧秘。這些事例，可以看到先生對古代書法的求索精神。他不『偏食』，爲了豐富自己，先生臨寫過許多古代碑刻法帖，這部《堅淨居叢帖》中所收的只不過是很小的一部分。

有人認爲先生重法帖，不重碑刻，其實不然。啓功先生對漢魏六朝碑刻有廣泛的愛好和收藏，不過他對碑刻書法有自己的見解。從書法的角度看，他認爲刻碑的工匠，很多不甚理解書法的筆法。古代立碑主要目的不是爲傳播書法藝術，而刻帖却是爲了傳播書法藝術，這並不是說碑刻沒有書法藝術可言。碑刻中的刀痕筆畫效果，往往不是古人用筆的真貌，他說：『漢代碑刻流傳者富矣，字迹風格，變化極多。其刻工粗而剝泐重者，人每覺其古樸，石質細而刻工精者，世翻以秀美少之。今出土之竹木簡牘，乃至帛書，竟無一似《張遷》之方折、《郃閣》之模糊者，其故不難立判』（《明拓曹全碑跋（二）》）。他重視新出土的漢代碑刻，如《楊叔恭殘碑》《陽嘉殘碑》《朝侯小子殘碑》《張景碑》等，這些碑石刻後不久，因各種原因，被長期埋沒在地下，筆畫完好，能從刀刻筆畫中探求書法的本來面目。他說：『世傳秦魯名碑，動稱宋拓明拓，果出何年，了無確證。爭得半畫數點未泐，其價每過連城，究其初發于硯時，筆痕刃口，當屬何狀，則莫之或知也。吾每與友人品評漢碑，寧取晚出零璣，不珍流傳拱璧。故于《小子》《張景》諸殘石精拓，什襲把玩，常與

西陲簡牘同觀，職此故耳』（《論書絕句》廿三，自注）。又說：『吾嘗謂出土古碑每有完好無損者，蓋刻後未久即遭沉埋，重出所拓，常更精于宋拓古刻』（《明拓曹全碑跋》〔一〕）。

北朝碑刻，先生取體勢、結構、行筆與當時墨迹能相印證者，如《龍門二十品》。他并不珍視《孫秋生造像記》《魏靈藏造像記》等著名刻石，認為其筆畫方棱，已非書者本來面目，是刀鑿所致，絕非筆毫使轉所能及，故《龍門二十品》，取《始平公造像記》《楊大眼造像記》《牛橛造像記》等。他說：『《始平公記》論者每詫其為陽刻，以書論，固不以陰陽刻為上下床之分焉。可貴處，在字勢疏密，點畫敬正，乃至接搭關節，俱不失其序』（《論書絕句》卅二，自注）。他又認為學習碑刻書法，并不是刀刻筆畫絕不能學，他說：『余非謂刀痕必不可臨，惟心目能辨刀與毫者，始足以言臨刻本』（同上）。因此學習碑刻，要『透過刀鋒見筆鋒』，即在『觀者目中，如能泯其鋒棱，不為刀痕所眩』。這還不行，先生認為學者還要了解與碑刻同時代的墨迹情況。他說：『人苟未嘗目驗六朝墨迹，但令其看方成圓，依然不能領略其使轉之故。譬如禪家修白骨觀，謂存想人身，血肉都盡，惟餘白骨。必其人曾見骷髏，始克成想。如人未曾一見六朝墨迹，非但不能作透過一層觀，且將不信字上有刀痕也』（《論書絕句》卅二，自注）。

啓功先生收藏南北朝碑刻有北魏《始平公造像記》《牛橛造像記》《賈使君碑》《張猛龍碑》《馬鳴寺根法師碑》《元景造像記》《劉根造像記》《石門銘》《元顯雋墓志》《常季繁墓志》《崔敬邕墓志》《刁遵墓志》《司馬景和妻墓志》東魏《敬使君碑》梁《瘞鶴銘》《天監井欄題字》等。北朝碑刻中，他對

《張猛龍碑》下功夫最深，他說：『《張猛龍碑》在北朝諸碑中，允爲冠冕。龍門諸記，豪氣有餘，而未免于粗獷逼人；邙山諸志，精美不乏，而未免于千篇一律。惟此碑骨格權奇，富于變化，今之形，古之韻，備于其間，非他刻所能比擬』（《論書絕句》廿六，自注）。他嫌自己書法『骨力疲軟，無以自振。重閱《張猛龍碑》，乃大有領略焉』。『《張猛龍碑》于北碑中，較龍門造像，自屬工致，但觀《刁遵》《敬顯隲》等，又略見刀痕。惟其于書丹筆迹在有離有合之間，適得生熟甜辣味外之味，此所以可望而難追也』（《論書絕句》廿八，自注）。這都是對北朝碑刻書法非常精辟的理論。但對《張猛龍碑》，未見他鋪紙臨習，而是經常閱讀，從中領略其精神氣息，可見先生學習碑刻書法的取攝和方法。

自從康有爲在《廣藝舟雙楫》中立『卑唐』說以來，不少學習書法者和碑帖收藏者，視唐碑如敗履，似不值一顧，啓功先生却不以爲然，他從書法的發展歷史出發，認爲：論字體，歷代遞嬗，皆有其故，由篆至隸，再而至楷，楷至唐則成熟。他說：『以藝術風格言，鍾繇古矣，而風致尚未極妍；六朝壯矣，而變化容猶未富。至于點畫萬態，骨體千姿，字字精工，絲絲入扣者，必以唐人爲大成焉。此只論其常情，非所計于偏嗜耳』（《論書絕句》卅八，自注）。『唐人楷書高手寫本，莫不結體精嚴，點畫飛動，有血有肉，轉側照人。校以著名唐碑，虞、歐、褚、薛，乃至王知敬、敬客諸名家，并無遜色』（《論書絕句》十一，自注）。又說：『書法至唐，可謂瓜熟蒂落，六朝蛻變，至此完成』（《論書絕句》八，自注）。或謂唐碑經長期捶拓，又屢遭剝剔，後代拓本，已面目全非，因此并無多大價值可言。此說亦不全面，唐碑宋元舊拓，流傳至今

者，不在少數，今天製版印刷，日漸高明，舊拓唐碑印本容易購致，此問題已不難解決。啓功先生對初唐楷書，欣賞虞歐二家。虞世南書《孔子廟堂碑》原石已佚，拓本在唐代已非常難得，宋代詩人黃庭堅曾有『孔廟虞書貞觀刻，千兩黃金那購得』之嘆，譽爲唐石拓本，清代爲李宗瀚所藏，爲臨川四寶之一。此本現在日本三井文庫，雖爲原石與重刻拼配，先生在日本東京曾到三井文庫細看。此碑在宋代有數翻刻本，以西安刻本和山東城武刻本最著名，城武本稱東廟堂，先生在九十餘高齡尚購置一本，可見他對此碑的篤愛。《舊唐書》記載，世南曾向同郡智永學習書法，妙得其體。先生喜愛智永書法，因此兼及此碑。歐陽詢流傳著名碑刻有《化度》《皇甫》《醴泉》等，先生特重《皇甫碑》，此碑爲歐書險勁風格的典型，也是研究歐書結體的一把鑰匙。初唐碑刻中，他還欣賞敬客的《王居士磚塔銘》和王知敬的《衛景武公李靖碑》，以爲此二家可與初唐四家比美。

以行書書碑，此風始于唐太宗李世民，李世民喜愛王羲之行書，因此以行書入碑。但啓功先生認爲太宗的行書《溫泉銘》結字有不妥處，行書牽絲引帶，結體和碑石的莊重肅穆，不太相稱。這問題至李邕始獲解決。最完美的行書碑應該是李邕的《岳麓寺碑》和《李思訓碑》。啓功先生說：『李泰和出，行書書碑，始稱登峰造極。蓋碑版銘石，書貴莊重，而行押挑舉，兩不相侔。李書則以蟬聯映帶之筆，作泉注山安之勢。欹側之中，具方嚴之度。書丹之道，至此頓開天地』（《論書絕句》四八，自注）。關於褚遂良之書，他認爲不宜書碑。他說：『褚河南書，世稱爲青瑣嬋娟，不勝羅綺。觀於《雁塔聖教序》，正符所喻，亦褚書之本

來面目也。至于女道士《孟法師碑》，則有意求其嚴整，未免有矜持之態。惟字不盈寸，引絃尚不難于中，殷至《伊闕佛龕碑》，則不然矣』（《論書絕句》四六，自注）。有一時期，我特別喜愛《伊闕佛龕碑》，以其書既有六朝人的筆意，又有初唐褚書的新趣，以未得一舊拓本爲憾。一日與先生語及，先生謂此記以碑的形式，刻在洛陽龍門石窟崖壁上，書者祇能面對岩壁站立而書，與碑石橫卧而書者不同，因此書時往往注意的是欄格的上端，他不能準確地把握欄格全部尺寸，這是透視的限制。寫時，惟恐下端地位不夠，故上端緊，以便有餘地書寫下部，結果碑字上緊下松，位置多有未穩。又云：『河南書趣，本不適于方整，而此碑獨架構求其方，筆勢求其挺，于是鼎折臙絕，兩敗俱傷，則誤追隸意，捨長就短之故耳』（《論書絕句》四六，自注）。此皆可以窺見先生研究碑刻書法之深入細致。

啓功先生每得一碑一帖，無論印刷品或拓本，必欲評論其書法，考求其書法淵源。如他在顏真卿《金天王神祠題記》印本的封面上評論云：『魯公題名筆法一一可尋，且平易近人，遠在煊赫諸碑之上。《多寶塔》庸俗，《麻姑壇》妖怪，《家廟》較精而拓已禿，《李元靖》更牛鬼蛇神矣。魯公可作，必當拊掌軒渠會心而笑也。』在題印本《趙松雪小楷洛神賦真跡》上評云：『見此，可以理解《十三行》之血脉流通處。見《十三行》，亦可識松雪之有心撫擬具體而微處。雖然，松雪手眼已不易及矣。』『觀此本筆勢風格近玉版本，而不近柳跋本，可知松雪所得之九行、四行合裝本與玉版本相近，不可以玉版帖尾有「宣和」一印，遽定其爲唐摹之一本也。』『此冊之重要，不僅在趙書之精，尤在於藉此考見《洛神賦十三行》之面貌，由此而

見西湖玉版本之可貴。』有次他買到一冊唐《龍官寺碑》，此碑我曾在琉璃廠慶雲堂見過，當時不曾措意。他給我看時，始知此碑可以探求唐代行書入碑的發展趨勢。《龍官寺碑》唐大和九年李紳撰文，在浙江嵊縣龍官寺，近代碑已斷裂，今殘存碎石數塊。此冊雖是斷裂拓本，但尚存大半，原為張效彬先生所藏，有張氏題記。碑書楷中帶行，先生說此碑書法雄渾，晚唐碑刻行書已較軟弱，無盛唐雄強氣概，此碑尚存盛唐風格，是研究唐代行書的寶貴資料。歷代有一些不著名的碑刻，往往被人忽視，然書法水平不低，先生披沙揀金，為之發揚光大，如本輯中唐《栖嚴寺智通禪師塔銘》，便是一例。

無論是看碑或是閱帖，啓功先生都要誦讀碑帖中的文辭，這或許是碑帖鑒定家的習慣，也可能是欣賞書法的條件。研究文辭，可以發現帖中問題；從而審定碑帖的真偽。先生所撰的《『絕妙好辭』辨——談曹娥的故事》《柳公權〈蒙詔帖〉》等，都是從文章上發現問題的。朗誦碑帖中的文章，有時能幫助我們理解碑帖中的書法作品，提升欣賞書法中的境界並增加趣味，雖然文章和書法優劣，兩者往往沒有直接因果關係。常見臨摹古代書法者，大都不去研讀文章的內容，故先生作詩云：『買櫝還珠事不同，拓碑多半為書工，滔滔駢散終何用，幾見藏家誦一通』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們談起北魏摩崖刻石《石門銘》的書法，他即從書堆中拿出此銘的拓本，我們一邊看，他就朗誦起：『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，將五百載，世代綿迴，戍夷遞作，乍開乍閉，通塞不恒。自晉氏南遣，斯路廢矣，其崖岸崩淪，礧閣堙禡，門南北各數里，車馬不通者久之。攀蘿捫葛，然後可至。……』這是一篇很美的駢散並用的文章，其中用駢文處，對仗工整自然，誦讀之餘，似乎給

我們欣賞銘文書法頓開一廣闊的境界，感到『飛逸奇渾、翩翩欲仙』（康有為評《石門銘》語）尚不足以形容此書的特色。這又使我想起清代金石家吳大澂在做陝西學使時，於漢中典試剛畢，即冒着大風雪探訪石門諸刻的情景：石門山徑紆仄，崖谷峻險，攀蘿捫葛，險窄處僅容半足，正如他所說的那樣雖太華蒼龍巖不是過矣。是晚吳氏夜宿石門旁打碑人張懋功家，風雪滿山，江聲如吼，訪碑的心境，可以想見（事見《吳憲齋尺牘》）。我常想大概鑒賞碑刻書法，需要一點這種執着精神，可能收獲會大一些。

法帖的源流是一門難于整理清楚的學問，自南北朝以來，貴族和文人墨客就有收集珍藏書家文稿信札的愛好，古人墨迹要想得到傳播，六朝至唐主要依靠臨寫和勾摹嚮拓。但臨寫易失真，勾摹多費事，於是宋代刻帖之風興起。由于拓本需要量大，宋明以來，法帖輾轉翻刻難以數計。帖賈爲了射利，乘機翻拓，或增或減，或改頭換面，或張冠李戴，不惜種種伎倆，偽造拓本。兼以叢帖卷數多，易散佚失落，因此法帖源流更成一筆糊塗帳，子孫曾玄，不能辨認。所以鑒定法帖，理清源流，還其原貌，和碑刻相比，不知要難多少倍。啓功先生是當今研究法帖的巨擘，他廣泛閱讀古今法帖，勘筆畫，辨紙墨，究拓工，博聞強記，以深厚的古典文獻修養，使許多法帖流傳的問題得以解決。對法帖中的草書，先生必究其結構和筆畫，由于翻刻者多不理解草法，往往刻錯，研究草法可以發現問題，探明源委，定其真偽。如傳世一冊《宋拓王右軍書》，此帖摹刻技術高超，筆畫縱橫使轉有晉人風度，清代陸恭以爲此帖非南唐李氏刻帖莫屬，定爲南唐《昇元帖》。有的學者雖認爲是閣帖殘本，且不明何種刻本。先生發現其中《月半帖》之『拜』字，中間連筆作一挑筆和流傳